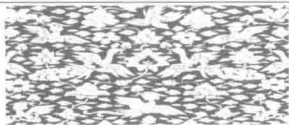




文學詮釋新視野

賴芳伶 著



文學詮釋新視野

著者◎賴芳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文學詮釋新視野 / 賴芳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里仁, 2014.11

面 ; 公分

ISBN 978-986-6178-88-7 (平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20.7

103022888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文學詮釋新視野

賴芳伶 著

校對：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rmbok.webdiy.com.tw

QQ：2562105961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西元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新台幣 650 元

ISBN：978-986-6178-88-7（平裝）

春秋代謝 陰陽潛移(自序)

這本集子收錄了我近十年來發表的論文，有中國古典傳統的商量，也有當代台灣文學的審思；涉及的文類有小說、散文和詩。看似隨興而成，實有深層脈絡於其中。

在目次的編排上，以論述的文本年代略為區分。所討論的問題內容往往溯源神話民俗傳說，延伸至倫理性學詩學。行有餘力則順勢觸源廣漠寰宇，低迴幽邃人性，哀歡浮世一瞬。

回頭整理這些心得，恍然發覺文字的蹤跡，竟如是盤桓著昔日纏綿的情意，執念的辛楚；然而似乎，亦將一切無解的怨悔，盡化風煙。

既然想說的大概都已顯隱於書中，書末也附錄了原先發表的年月出處，那永遠的感念，就容我放在心靈暗角，隨在芬芳。

有緣人會知道言不盡意。是為記。

賴芳伶 2014 年秋

於花蓮壽豐東華大學

目次

自序	1
一、斷欲成仙與因愛毀道——唐傳奇〈杜子春〉的試煉之旅	1
二、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	
——細說唐傳奇〈步飛煙〉	33
三、啊，那塵世裡的幸福——〈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析論	51
四、細讀《聊齋誌異》〈寒月芙蕖〉與〈翩翩〉	73
五、當初亞當種田，夏娃織布	
——周作人的「人學」與「性學」	105
六、儒而近墨——試論周作人	153
七、許地山的「五四精神」與「台灣淵源」	
——以〈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為例	193
八、淒厲唯美，迴環往復	
——廖鴻基《山海小城》的表裏互涉	225
九、穿越邊界的《漂島》——廖鴻基流動的海洋寫作	265
十、死亡黑暗裡，美麗的生命榮光	
——廖鴻基《後山鯨書》的象喻指涉	307
十一、哀愁與智慧——杜十三詩的大悲咒	349
十二、異質、流動的地誌書寫	
——山海花蓮與吳瑩、葉覓覓、何亭慧的相互銘刻	393

十三、楊牧「奇萊」意象的隱喻和實現	
——以《奇萊前書》《奇萊後書》為例·····	445
十四、孤傲深隱與曖昧激情	
——《紅樓夢》和楊牧的〈妙玉坐禪〉·····	499
十五、紅學研究的根本問題——與陳慶浩博士對談錄·····	539
論文出處說明·····	567

一、斷欲成仙與因愛毀道

——唐傳奇〈杜子春〉的試煉之旅

一、前言

〈杜子春〉是唐傳奇的名篇，歷來討論的學者多有獨到見解，例如李元貞，就作者對佛教〈烈士池〉故事的精彩改寫，以心理分析的角度詳加論述，指出「母子之愛」與「人間意志」乃是全篇主題所在；¹樂衡軍認為〈杜子春〉在很多方面類似一個「浮士德式」的故事，其根本動機是提問：人生在世那一種生活是最切要的？而杜子春堅守成道的意志，在一個極重要的考驗（即母子親情）上突然崩落，終於托出「生活之欲可去，天性之愛終不可奪」的主旨，並再度證成回歸「良知」乃是人生命意義與價值最切要的支撐點。²梅家玲的詮解則是，〈杜子春〉以人間恆常的情愛打破求仙的幻象，否定棄絕所有潛心修道的可能，故文中一切修仙、煉丹、作法、施術的記述，皆成為突顯人倫親情的點綴。³王拓覺得〈杜子春〉從反面否定佛、道棄絕人倫關係、七情六慾的思想，

¹ 參見李元貞〈李復言小說中的點睛技巧〉，柯慶明、林明德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二）》，頁121-134。（台北：巨流，1977）

² 參見樂衡軍〈唐傳奇的意志世界〉，《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頁60-72。（台北：大安，1992）

³ 參見梅家玲〈論《杜子春》與《枕中記》的人生態度——從幻設技巧的運用談起〉，《中外文學》第180期，1987年5月，頁131。

肯定人與人之間的「愛心」，是一篇充滿人性的小說。⁴

這幾位前賢共同的論點在於：「因愛毀道」的崇高性，當然透過道士的幻境點化，杜子春可能因此領悟到某種智慧和真理，是以〈杜子春〉最動人的生命課題，或應剋就其悲劇美感的塑成著眼。這樣的閱讀與詮釋，是很「現當代」，也很「個人性」的，在文本開放且「以讀者美感世界的創造」為重的今天，並無不可。惟釋義的過程永遠反覆不斷，作為一名詮釋者必須不時地瞻前顧後，方期釐出一個有系統的指涉義。往往讀者所能獲致的，充其量只是最可能的一個義。⁵研究者的存有體驗、生命體會，通常會帶動他進入一種時間性和歷史性，去敞開文本的大門來接納存在的意義，並決定其詮釋內容，使原先的概念得到印證；詮釋的層次也將在反覆推敲的過程中擴大、深化。然而，我們發現在上述簡化宗教義理的論述當中，「如果成仙必須捨離人性根源的情愛，則仙道是不值得欣羨的」，似乎已成為〈杜子春〉大多數的讀者與研究者的共識，其中迂迴辯證的過程反遭漠視，這是很可惜的。

只有極少數的論者如龔鵬程，指出〈杜子春〉的「愛生於心，忽忘前約」致丹鼎遽裂，幻相成空，正是運用佛道兩家有關「愛假」的理論，曝示愛為煩惱之根，全文的重點即在於「必須通過

⁴ 參見王拓〈《枕中記》與《杜子春》——唐代神異小說所表現的兩種人生態度〉，林以亮等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第一輯，頁151-168（台北：幼獅，1975）

⁵ 參見蔡源煌〈何謂詮釋？〉，《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頁230-231。（台北：雅典，1988）

愛欲的淨化，才能入道」。⁶以及張火慶，也表示：把「情欲」與「修道」對立，易於誤解佛道思想的真義，其實佛道思想即是針對情欲之過患（苦）而有的對治，並非否定其需求與滿足，而是化解其貪戀與執著。因此，〈杜子春〉是否透過「求仙」的失敗以肯定「生而固有、恆常不變的人倫親情」，或反而是慨嘆「發乎本能」的盲目之激情，不易「悟其如幻」而淨化？都仍然有再切磋的空間。⁷龔鵬程與張火慶拈取宗教的角度來談論〈杜子春〉，側重佛教源於「無明」的「愛欲」之苦，的確與前述諸家不同，然只約略述及唐代道教的修仙進徑，仍未及詳析其義理所在與生命的終極關懷。是以〈杜子春〉的相關論述還是有待展拓。

改寫自佛教〈烈士池〉故事的〈杜子春〉，其「在地轉譯」的過程難免滲入本土信仰的成份，而改寫轉譯者個人的生命情致必然也會顯隱其間。如果我們將尋找文本的義旨當成是「一種永不休止的跡近」活動，那麼，文本生成時的「文化語境」，諸如集體性的宗教意識，以及作者自身的創意抒發，都能夠再次提供我們更繁富深沉的審思。準此而言，則〈杜子春〉可探索的層次，絕不止於「人間意志與天命抗衡」此一普世性的命題，與「以愛抓住生命的立足點」的悲壯意識而已，是以像這樣充滿試煉色采的故事，與文本密契的佛道義理，理應被審慎納入人物和情節的互動裡考察，若能從民族集體的心理，連結、彰顯繁富的文化語境，

⁶ 參見龔鵬程〈唐傳奇的性情與結構〉，《古典文學》（三），頁 203-204。（台北：學生，1981）

⁷ 參見張火慶〈夢幻人生：以《枕中記》、《杜子春》、《南柯太守傳》為例〉，收錄於《古典小說的人物形象》，頁 71-97。（台北：里仁，2006）

透過作者、作品與讀者間的多重對話，庶幾可期打開一全新的文本意境。

二、從「原型」到「改作」

（一）關於作者

收錄於《太平廣記》卷十六的〈杜子春〉，載出《續玄怪錄》。⁸《秘室琳瑯叢書》有李復言《續玄怪錄》刊本，多輯自《太平廣記》。《古今說海》、《五朝小說》、《唐人說薈》本皆題〈杜子春〉為鄭還古撰。關於李復言的生平事跡，歷來史家皆說無可考，汪辟疆所編《唐人傳奇小說》乃據《太平廣記》以其出於李復言《續玄怪錄》。王夢鷗嘗考證〈杜子春〉應出於牛僧儒所撰《玄怪錄》，惟後來似不再堅持此論。李時人、程毅中、李劍國皆將此文歸諸牛僧儒《玄怪錄》。⁹李豐楙提及李復言「喜歡志異」，「信鬼信佛

⁸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第十六〈杜子春〉，頁 109-112。（台北：文史哲，1978）

⁹ 《太平廣記》卷十六以〈杜子春〉出自《續玄怪錄》，後人多據此將〈杜子春〉歸於《續玄怪錄》。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即據此以其出於李復言《續玄怪錄》，頁 230-235。（台北：河洛，1974）葉慶炳、李元貞、康韻梅皆援此說。王夢鷗〈玄怪錄及其後記作品辨略〉以為〈杜子春〉應出於牛僧儒《玄怪錄》。參見王氏著《唐人小說研究》第四集，頁 39-40。（台北：藝文，1978）惟王氏據前揭書所修訂之《唐人小說校釋》（上、下）並未收錄此文。（台北：正中，1985）李時人編校《全唐五代小說》卷 30，頁 834-838 以〈杜子春〉出自牛僧儒《玄怪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程毅中校《玄怪錄·續玄怪錄》以明陳應翔刻本的《幽怪

又樂道神仙思想」，曾以「謫仙」稱頌憲宗族人李愬；而這些與仙道結緣的人物，大多出現於崇道風尚特濃的朝代，玄宗、憲宗二朝就是唐帝中奉道的典型。¹⁰李元貞依《太平廣記》，直言李復言《續玄怪錄》是繼牛僧儒《玄怪錄》後的一本唐人小說集，其中有很多小說故事，如〈張逢〉、〈薛偉〉、〈尼妙寂〉、〈杜子春〉等篇都是李復言依據別的傳說故事改寫而成，一一皆有其「原型」或「同源異傳」的其他傳奇。由於李復言的文字精細優美，擅於把握情節進展的懸宕和緊張，以及透過細節突顯主題意義，因此李元貞將這些作品視同「重新創作」，應屬同一作者之作。¹¹

綜合以上諸點，〈杜子春〉一文的作者實宜存疑；不過，當以「喜歡志異」、「信鬼信佛又樂道神仙思想」，擅長改寫原作的李復言最有可能。如果此一前提成立，值得注意的還有彼時「崇道」的時代風尚；這些訊息將有助於我們以下對〈杜子春〉中仙道思維的考察。其次是關於小說的「點睛技巧」，除了論者已談甚多的部分之外，本論文擬就較少被論析的地方，詳抒己見。

錄》四卷中收〈杜子春〉，推斷其出於《玄怪錄》，頁3。（台北：文史哲，1989）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亦持相同看法，頁621。（天津：南開大學，1993）

¹⁰ 參見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頁279。（台北：學生，1996）

¹¹ 參見李元貞〈李復言小說中的點睛技巧〉，頁121-134。

(二) 因襲與創意

〈杜子春〉故事原型出於《大唐西域記》卷七〈烈士池〉¹²，與此故事骨幹略同的作品，尚有段成式《西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篇所收的〈顧玄續〉¹³、《太平廣記》卷四十四所引薛漁思《河東記·蕭洞玄》、《太平廣記》卷三五六所引裴鏘《傳奇·韋自東傳》。¹⁴

〈烈士池〉故事極簡短，敘述一隱士尋訪一困窮走頭無路之烈士助他煉丹，先給他五百錢，以後數次累加重賂，潛行陰德，感動烈士為其效命報答。隱士但願他「一夕不聲耳」。及天將曉，烈士忽發聲尖叫；煉丹未成，隱士責問，烈士才補述煉丹期間他所受諸種誘惑痛苦，最後投胎做男人，亦受苦不言，其妻氣怒，欲殺其子，烈士為阻止其妻而發此聲。

〈顧玄續〉描寫顧玄續使某人助其煉丹，亦囑咐慎勿與人言，某人歷經被斬轉世成一商家男兒，及長，亦因其妻怒其無語而次第殺子，某人「失聲，豁然夢覺」，致鼎破丹飛。

〈蕭洞玄〉先敘道士蕭洞玄要找人幫助煉丹，在船上見一人「雖船頓蹙其右臂，且折，觀者為之寒慄，其人顏色不變，亦無

¹² 唐·玄奘口述，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烈士池及傳說〉，頁576-578。（台北：新文豐，1987）

¹³ 唐·段成式撰《西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頁330-334。（北京：學苑，2001）

¹⁴ 〈蕭洞玄〉、〈韋自東傳〉分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276-278，頁2821-2822。

呻吟之聲，徐歸船中，飲食自若。」道士因與交結，成為好友，願助道士煉丹。其後情節比〈烈士池〉增添許多具體的細節，投胎亦為男人，終因妻殺兒，「痛惜撫膺，不覺失聲驚駭」，遂從幻境回常。文中幻境苦難非循〈烈士池〉補述展現，改以有聲有色的現場演出。

〈顧玄續〉和〈蕭洞玄〉皆以道士之名作為篇名，主題聚焦所在是：丹成不易，仙才難得。〈韋自東傳〉以勇士韋自東作為篇名，與道士之輕重比例與〈烈士池〉同，惟諸篇「道士」一角，〈烈士池〉原本作「隱士」。此一看似幾微間的更動，仍可略窺佛道互滲消長之跡。韋自東因殺死二夜叉而遠近知其猛勇，被道士相中托助煉丹，條件不是不出聲，而是替他護洞，斬絕妖魔。韋自東護洞失敗的原因是受到另一道士的偽裝欺騙，放其入洞，煉丹不成的關鍵乃是以假為真，實即無法破除假相，直探本源；故修道不能徒恃血氣之勇，重點還在於得見「真性」。

觀此三篇改作，大體上因襲〈烈士池〉之故事框架，即使細節部分有所增飾更易，要皆以「試煉」為主題，指涉需通過考驗者始能「修成正果」。此一敘事母題於《西遊記》中最稱淋漓透澈，《紅樓夢》亦異曲同工。以佛教言，「修成正果」意謂不再入輪迴諸苦，證得涅槃淨界；就道教論，則是了卻塵緣離形返虛，同於大通登彼仙境。此類作品自六朝以降，或民間口傳或文人筆述，源源不絕，多循出發→歷程→回歸的深層結構展開¹⁵，或可稱之為「啟蒙之旅」，惟於「試煉」內容鋪采摛情，特別動人心魂。〈杜子春〉即是一絕佳範例。

¹⁵ 參見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頁295。

〈杜子春〉¹⁶沿用〈烈士池〉原有的隱士與烈士的遇合關係，改隱士為道士，烈士為杜子春；其餘敘述幾近新創。道士初現身時乃一尋常老者形象，而子春為一「憤其親戚疏薄」之落拓浪蕩子。老人此時伸出援手，無償給與三百萬錢「不告姓名而去」；怎知「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一二年間倏忽如初。老人再度出現施予一千萬，子春慚愧接受，不料「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迨老人三度現身，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堅持贈與三千萬，勉其絕處逢生。子春感恩轉念，乃用心於功德事業，盡贖前愆，造福鄉梓。

「來歲中元」杜子春赴老人之約，同登「華山雲臺峰」，願潛心助其煉丹。老人披露身份原為一修仙道士，指示子春服食藥丸後即將進入煉丹幻境，行前告誡：「慎勿語」，蓋一切境中所遇困縛萬狀「皆非真實」，只要「安心莫懼，終無所苦。」果然，道士一去，在道士的仙室中貯滿清水的巨甕前，杜子春即遭到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種種折磨考驗，前後不下十次。舉凡人世所可能遇到與想像的各種恐怖痛苦，都在他身上出現，威嚇他蹂躪他，但子春謹記道士囑咐，連一點呻吟都不出聲，表現了人性所能擔負的最大克制力，一一制服了喜、怒、哀、懼、惡、欲「六情」，可惜最後在「愛」的試煉上沒有通過，以致丹毀爐壞，身坐故處，幻境亦隨之消失。道士在感嘆「仙才難得」之餘，接受定命安排，告訴子春：「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

¹⁶ 本文引用之〈杜子春〉內文係根據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頁230-235。
（台北：河洛，1974）

勉之哉！」於是遙指路向，示意子春歸去。子春「愧其忘誓，復自劾以謝其過」。等他再度造訪雲臺峰，已經「絕無人跡」，只能「歎恨而歸」。

歷來論者最稱道〈杜子春〉的創意改寫，是故事裡「轉世投胎」的部分，與〈烈士池〉、〈顧玄績〉、〈蕭洞玄〉幻境中的男身不同，〈杜子春〉轉世投胎成一啞女，她的丈夫盧珪因妻子長年無語，由怨轉怒，激忿之下持兒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幻境中的啞妻，在目睹愛子被活活摔死的瞬間，基於人性母子親情的自然反應，不得不激動得忘記誓約，發出一極為忍耐還是無法壓抑的「噫」聲，這一聲「噫」，一方面如論者所言：掀開了生命裡最原始的母愛，使整篇小說達到最高潮；可是，它同時也讓擬真的幻境化為烏有。因此，「愛」的成毀、哀歡……種種雙面性、曖昧性乃得以弔詭其間。

李元貞嘗指出「母子之愛確乎比父子之愛更具有原始的人性」，尤其贊賞作者以不覺失聲的「噫」來代替只是抽象說明的「忽發聲叫」、「失聲驚駭」兩種直敘；此一安排連帶賦予文本新的意義，成為「天命與人性衝突」的重要主題之一。是以她覺得子春最後歸別道士，只慚愧自己忘誓未能報恩，並不對自己因「愛心」未泯成仙失敗而恨。因而杜子春面對天命的失敗，無寧是人性——亦即「人間意志」最可貴的一面：從挫敗中彰顯自身的存在價值。¹⁷樂蘅軍也認為這一聲「噫」，「驚天地而泣鬼神，是從人類心裏迸發而出的，痛苦而熱烈，原始而永恆」，繼之托出「生活之欲可去，天性之愛不可奪」的主旨。樂蘅軍以「非常靡非斯特式的人物」來指稱老道

¹⁷ 參見李元貞〈李復言小說中的點睛技巧〉，頁130-131。

士，說他是一個「誘探者」、「接引者」，老道士的失敗印證了他終於不能干涉杜子春的命運於些微；雖然老道士相信這種接引的工作就是幸福的許諾。所以杜子春終於保住自由意識的意志，甘願捨棄不死的探求，以凡軀「良知的直現」選擇了重回悲喜錯雜的、有限速朽的人間，獨自去對抗永恆與空無。¹⁸

以上兩位論者的見解頗具代表性，不但突顯〈杜子春〉改寫〈烈士池〉最富創意的美學效應，同時以她們存在主義式的詮釋介入文本，延伸文本開放性的指涉義，令人一新耳目。其他原作所無，在〈杜子春〉中重新敷衍的情節與意象的運用，也都值得一論，因為這些改動增添，除了造就作品本身的藝術形象外，也會深刻影響到讀者對於文本的解讀線索。

例如杜子春比諸別作中窮困、勇猛、果敢的烈士、勇士，更加進了某種「志氣閒曠」的性情，正符合了老道士尋人煉丹的需要。他可以利用一再贈金給與杜子春「重創生機」的方式，讓杜子春願為報恩而賣命。一開始杜子春極盡聲色犬馬的生活，其實就是「試煉」的第一課，有如《紅樓夢》裏的賈寶玉誕生在「詩禮簪纓之族，溫柔富貴之鄉」那樣，讓他得有充分的機會去體證人生虛妄和實有的一體雙面；其次是必須再經歷「解過贖愆」的德業生活，¹⁹一如寶玉盡力去踐履家族親人的期望；等這些都受盡享盡，滋味嚐遍，最後一課才是「勘破世情」的永生追求。〈杜子春〉將最重要也是最後的一課，安排為一場道佛融滲的「穿越儀式」，能夠通過此一關卡（門檻）的人，才能獲取生命的真理和

¹⁸ 參見樂衛軍〈唐傳奇的意志世界〉，頁 66-71。

¹⁹ 此一杜子春「解過贖愆」的德業生活，概念來自樂衛軍前揭文，頁 62。

智慧。作為「接引者」的道士，即所謂「智慧老人」的原型。

類似如此的敘事模式普見於許多宗教啟蒙類型的文學，然而往往流於僵化的說教，必須有待於作者創意別具的修辭功力，才能震撼人心。而修辭的功力大體上含括了個人的語法特徵、起承轉合的情節佈置、因果與隨機間的若斷實續、人物立體多角的內外型塑、炫奇的意象經營、詭幻的氛圍釀造與主題的聲東擊西……等等。從〈烈士池〉原先簡要的試煉敘述，到〈杜子春〉增飾大量的對話穿插，以及人物心理、言動的細部描繪，可謂竭盡音聲色相的鋪陳，不論狀物、寫景或抒情皆精到無比。例如文中以夫妻之情對比母子之愛的片段，讀來驚心動魄，有如親臨現場。且看夫妻之情的試煉部分：

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置於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週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叉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拽於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即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咒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